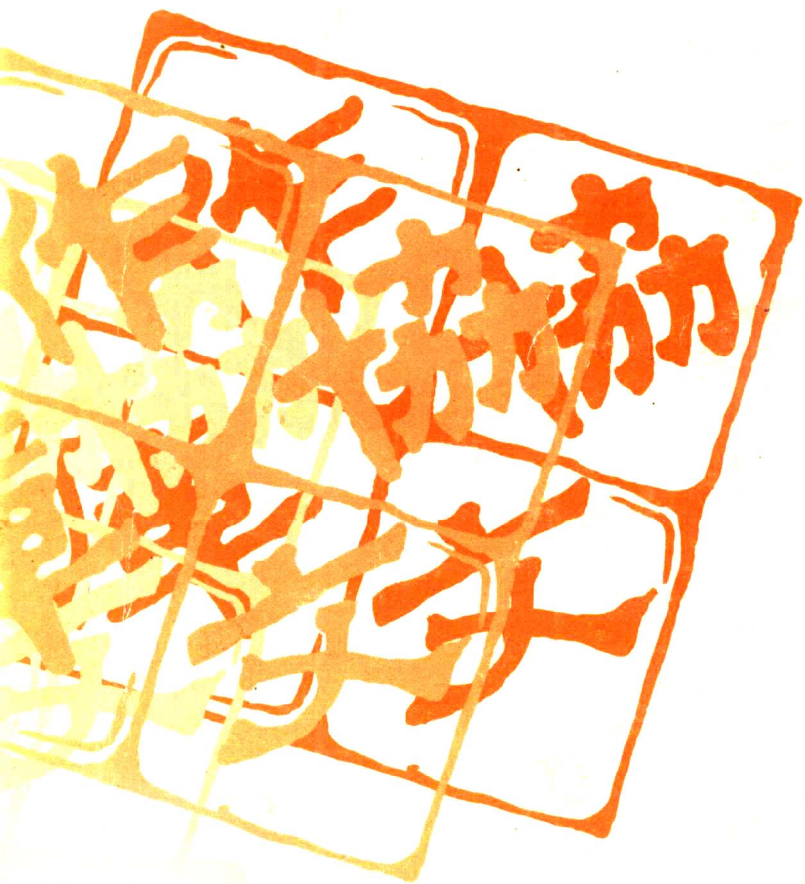


# 含笑青山

端木虹著



# 含笑青山

端木虹著

馬來西亞寫作人（華文）協會出版

## 總 序

我們不論用什麼眼光觀看馬華文藝，然後不管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馬華文藝；要是大家能心平氣和，比較客觀一點，自會看出馬華文藝也有可取的地方。

因為今日大馬的華人文藝能成為世界文學的一個環節，不能不說與馬華文學工作者的積極苦幹，和六十年來的不斷耕耘有所關係。

我們不能因馬華文藝作品的市場欠佳，就以爲馬華文藝的價值不高。試看看香港出版的「海洋文藝」也要宣佈停刊，難道這份雜誌的文藝價值不豐，內容貧乏？都不是！這樣，馬華文藝作品的滯銷，就可以說「令人不屑一顧」？

其實馬華文藝的受人漠視，是人爲的問題，也可以說是環境所造成的！

因此大家如能改變觀念關心馬華文藝，重視國家文化，馬華文藝作品不但可以暢銷，也必受人人所歡迎！

大馬華文寫作人協會成立之後，以發揚華文文學爲前提，除在中、北、南馬分區舉辦「文學講座」，協助各社團展開文化運動，也重視寫作人的心血，出版「寫作人季刊」，以及「作協短篇小說選」等等。今日又本籌募文學出版基金的宗旨，印行「作協文庫」第一輯十二冊。如獲得良好的反應，編選中的第二輯、第三輯……將繼續出版。

由於「作協文庫」是六十年來馬華寫作人團體首次出版的第一套叢書，如能不停出版下去，深信一方面可以豐富馬華文藝的收穫，一方面也將充實馬來西亞「國家文學」的內容，意義深遠；無不使全體寫作人，更具信心對馬華文藝作出積極的貢獻。

# 我談「含笑青山」

方北方

## （一）

爲了反映馬華社會多姿的生活內容，以便豐富國家的綜合文化，無疑地，馬華小說必須具有其獨特性。如是，除了所表現的思想意識不同於中國作家措理的小說（不論台灣或人民中國）所反映的事物，自然具有馬來西亞的特殊社會問題與濃厚的鄉土意識。

雖然我們可以這麼說：此時此地的馬華作家，只要具有馬來西亞人的國家意識，即使所寫的是非馬來西亞題材，也可作爲馬華文藝。

可是如能以此時此地的華人思想感情，透過馬來西亞社會現實的意識，緊緊地掌握馬來西亞人民的思想意識與生活要求，所反映的作品，自然比以非馬來西亞題材所措理的作品，由於生活關係的密切和鄉土氣息的感受，讀來自會覺得更親切、更深刻。

所以今日我們讀一篇中國名作家所寫的小說，不見得就會比讀一篇馬華作家所寫的作品感受得深。相反的，我們讀一篇具有馬來西亞文化內容的小說，却能產生共鳴的作用和發表更具體的讀後意見，原因是我們已同馬華作家一同處身於馬來西亞社會，同時與作品中的人物呼吸着同

樣的鄉土氣息。

好比我們讀了端木虹先生的「含笑青山」，立刻便神遊於馬來亞森林裡的山鄉，不只與作者一起呼吸，也和作品中的許多人物一起生活。

## （二）

「含笑青山」的內容所以具有感人的力量，自然是作者所擷取的題材，正是馬來西亞社會的典型現象，而所把握的主題，也是馬來西亞山區人民最關心的問題。如是，在作者的筆尖下才能展開一幅生動的形象。

「含笑青山」寫於一九六七年，它以作者的故居黑水村為背景。故事是發生在五十年代的末期。

從政治看，這時馬來亞仍處在緊急狀態的階段，社會正處於動盪不安的日子裡。以經濟着眼，由於百業蕭條，人民的生活失常，山區人民的日子更加難過。

然而山區的一些特殊階級，藉着自身的財富，與獲得外人的庇護，收入非但未受影響，反而有企圖日見增加的趨勢。

不過在時代的演變之中，特殊階級的生活未必能隨心所欲；相反的，許許多多的矛盾與意想不到的事件，却接二連三地在他們的身上發生。他們為解決自身的矛盾以及希望改變自己的處境，雖然每每都把不如意的事件，加在窮人與弱者身上，然而他們的處境也未必能美化起來。

原因是個人的經濟生活與整個社會的動盪息息相關，而社會的動向也與政治的趨勢脫不了關係。

### (三)

「含笑青山」，寫一位二十開外端莊的女學生秦彬如，畢業大學之後，從星加坡搭北上的火車，回到離別了八年的山鄉A鎮。

A鎮是屬於寂寞的山鄉，四周青山懷抱，崗巒起伏，放眼望去，遠近處處是森林。

火車站離A鎮有一兩哩，因沒有可以僱用的交通工具，秦彬如只好蹣跚起步伐，趕上迂曲凹凸不平的路途，在夜幕將低垂的山野，忽然有位靠採籐養活一家而身軀碩健的同鄉青年康凌，推着三輪車，載滿山籐，前來向她招呼。

秦彬如聽出對方的口氣懇摯，人又老實善良，就與他一路談談說說回家，對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

秦彬如的父親天和是這山高皇帝遠的A鎮村長，為人偏激，善於巴結外人，擁有山野大量的財產，又以德士、羅里經營村鎮與M埠的交通運輸業，是個專橫恃財欺人，不恤民艱，家喻戶曉的人物。加上兒子老大秦康、老二秦富都是他的得力助手，更如虎添翼了。不過老三秦山却與父兄的性質全不相同，他明白是非，且具有正義感。他愛上了同村的膠工高小蓮，與她發生了不尋常的關係，必欲娶她為妻。却不為父兄所諒解，已被圍困在父親為首的反對集團裡，三番幾次被迫必須拋掉高小蓮。他却表示即使離家出走，也要和愛人結婚。

於是秦天和要剛從校回家的女兒去說服秦山。可是秦彬如却同情三哥的處境，認為父親的思想既陳舊又封建，使她更反感的是他父親對採籐工人康凌的多方侮辱與壓迫。特別在她了解康凌的生活處境；對他的淳樸誠摯日見好感，而有了深入的認識之後，認為父親的改變運輸條例一

——先繳交運費，然後才能替村民把貨運出去，是故意打擊村民的收入而感覺慚愧！

秦凌如已有了愛人丁敬塘，他們是同系畢業的同學。雙方的愛情已發展到論婚嫁的階段。可是當他們結婚之後，她才發覺丁家父子原來是人格破產的壞蛋，於是婚後的第三年，她再也不能忍下去，終於導致婚姻的破裂。

秦彬如婚姻失敗重回故鄉，心情空虛，又時常與康凌接觸，康凌自彬如婚後，神情也日形頹喪；如今雙方久別重會，自然很快就接回了已斷的情誼。由於兩人的遭遇相同，都深得對方的同情和了解，雙方便認為有進一步結合的必要。

可是在文化水平與階級懸殊之下，父兄的極力反對和破壞是必然的。特別在秦天和的座車被村民洩恨破壞之後，康凌更被秦家指為是破壞份子的主謀而遭秦天和暗算，秦彬如由於不滿康凌的無辜受害常發出怨言，也受到父母兄長的約束與各種波折；好在她與康凌意志堅定，認識清楚，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。更使人意想不到的，是秦山在妹妹與康凌同心協力搞垮了父兄的落後思想觀念之後，也携妻回返山鄉的莊園。

#### (四)

「含笑青山」內容雖沒有曲折的情節，也沒有纏綿的愛情，却有淳樸的鄉野人民生活的描寫；也刻劃專橫霸道，唯我獨尊的封建人物與不明事理的幫凶咀臉，甚至也有率直的正義性格以及認識清楚的知識份子一舉一動的反映，構成一幅以村民的勞動生活為經，以及封建、反迫害，打破階級懸殊戀愛精神為緯；揭示鄉野民風未開，封建

餘孽尚存；暴露特權階級思想朽舊、麻木不仁，勾結外人打擊村民的勾當，從中反映正直爽朗，具有勤勞苦幹與明白是非富有反抗精神的青年，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。

作者若不是碍於客觀環境必須隱晦的話，那必能使人看出緊急法令影响之下，村民生活痛苦的一面，如是時代背景自會更顯明活現；而秦天和與英人園坵合作打擊村民的經濟，如能給予具體的表現，人物的形象也會更加完整與實寫。

人物對話方面，康凌與秦彬如一些交談過於書卷氣之外，而飛天鼠、大只牛之流氓以深奧的詩經諷刺康凌一點，似是討論的餘地，其他情節多寫得合情合理。

也許作品的背景是作者長期生活的故鄉，所以蒼翠的草木，以及樸實的民風使青山笑意更濃。所以我認為「含笑青山」是可讀性極高的中篇，也是值得提荐的創作。

（一九七八・十一・五日）

# 目 錄

## 總序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讀「含笑青山」 ..... | 方北方 |
| 含笑青山 .....     | 1   |
| 誰是達刺瑪拉 .....   | 99  |
| 一個瓷壺 .....     | 108 |
| 銅欄裡外 .....     | 118 |
| 平安夜 .....      | 126 |
| 後記 .....       | 137 |

# 含笑青山

· 幾句開場白 ·

這不是一個動人的故事，但我願稱它為一部不太貧乏的生活詩篇。親愛的讀者，假如你們閱讀了它，有感欣喜，或無意間受到若干啓示，進而產生共鳴，雖成效是一丁點兒的，平淡的，那已算是讀者諸君的收穫，也是作者本身心滿意足的收穫了；無論如何，我得道明，這裡邊出現的，不過是人生舞台衆多劇目中的一個小插曲，現實生活海洋中一股小微瀾而已，雖那麼無足道，確曾實實在在地發生在五十年代，我們共同生活社會中的某一個角落裡……。

## （一）

一個下過傾盆大雨的黃昏，一列北上客車，在 A 火車站上吐出寥寥幾個乘客，使冷寂的月台，呈現一點生氣。然而，這一陣子熱鬧的現象，照例只維持不過十分鐘。因為搭客當中，除一兩個不急欲趕返家門，而逗留在月台上與稔熟的工友，甚或是站長搭訕聊天外，其餘都匆匆散開，各走各路，因此那難得熱鬧一回的煤屑道月台，只得又

恢復冷清靜寂的局面。

往常人客散後的站台，寂寥得一如荒山古刹，今天却顯得情況特殊。月台上多滯留了一位旅客，是單身女客，年齡不過廿開外。她手提一只草籃，裡邊似乎容納了不少物件，顯得異常沉重。

這女郎秀樸端莊，隱隱透出一股大都市高等學府女生某些特有的氣質。她徘徊月台一隅。左右顧盼，對這個地方似乎感到陌生。先前下車的乘客，大家從外表上鑒定了各自的身份，因此都沒人願貿然地去探問別人的私事。其他如鐵道局工友，心目中也都認為她早有預約，便也懶得盡一份人情，去詢問個究竟。

她看看人們已逐漸散盡，而盼望中熟悉的臉孔無法看到時，才遲疑片刻，在抵咀咬唇的情況下作了個決定。

從她步向站長辦公室的方向看來，這女郎顯然不再顧及矜持，而要確確實實去解決她心目中的疑難了。

站長是個上了年紀的印度人，態度和藹，不因身份而減少他臉上的一貫笑容，聽過女郎溫文有禮的請教問題後，他便引她步出辦公室，不憚其煩地向她指示所要到達的方向。

×

×

×

女郎所要去的地方是 A 鎮居民聚居的中心。距離車站約有兩哩之遙。由於沒有受僱用之交通工具，她只得勉為其難，皺起眉心，踮起玉步趕路。

這是一個艱困的行程。

路道曲迂，凹凸不平。路道上大小窟窿，遍處皆是。有些地方，豪雨過後竟成窪地，水深難越。起先，她認為這種未經人工修築的山路，泥滑充滿水漬自所難免，因而不願大發嬌嗔，弱化自己倔強的天性；但這股倔強，在不

過四分之一的路途中，幾被化解殆盡了。因為費了勁，付出最大努力，身背熱氣冒出，額上淌滿汗水，前面擺着的還是一大段路程，仍是令人頭痛的百孔千瘡。

夜幕低垂，山野寂寥。周遭是異樣的淒清，這情況與她在書本中，電影裡邊所看到的兵荒馬亂、劫後瘡痍滿目，死寂無人的情形沒有兩樣。這時候，第一次，她心頭泛起了惱意，她怨嘆自己出身在這樣荒僻的村落，以致有個不得不回來棲止一個時候的「家」。

「怎麼連一部車子的影子都見不到呢？」她開始納罕了。她卸下重負，用早已濕透的手絹抹汗。看看前後一片寂寥，她急忙咬緊牙根，繼續向前邁進。

拐了不知第幾個彎角，前邊的路徑情形似乎大有好轉，路雖泥滑，但比起先前走的那一段，畢竟好走得多了。顯然，康庄大道已經在望，目的地不遠了。

「秦小姐！」

她正爲自己柳暗花明後的前景慶幸，感到歡愉之際，猛不防打前面斜邊一條小徑上傳來一聲沉厚、陌生的招呼。使她着實受驚不小。

「對不起！嚇怕你了吧！」

招呼的人早翻下來，改推代踏，氣喘吁吁地把負滿山藤的三輪車推到路旁，歇下來說。

她這時才有機會仔細打量眼前這位不速客的身貌。

是一個青年人，體格碩健，稍帶鬢曲的短髮下，是一張祥和懇摯的臉龐。尤其那雙眼，更能比其他部份，顯示出年輕人剛毅的特性，青春的火燄。那摯誠的眸光，除和盤托出這人內在的良善個性外，還那麼充滿感情，純潔而令人不忍撇拒的友情召喚。

經連番觀察，翻遍記憶，她總想不出有關這人的一絲

印象。是自己健忘嗎？還是對方的唐突冒昧，因為天下秦姓不止她一家呀！

想起不回答對方的招呼，盡是全神貫注在對方身上，她一時緋紅了臉，吶吶不能言。

「我的記憶力不好，大概也不會認錯人的。秦小姐，妳叫秦彬如，秦天和村長的千金，可對？八年前我們還見過面，那時妳才十來歲，現在，不同了——但我還認得妳！」

青年人坦率直言，這種誠樸作風，很令她吃驚。生活在五花八門的十里洋場中，耳聞目濡的盡是虛浮的巧言令色。真正不加修飾，自然流露出淳樸動聽的語言，只能在這乖舛，艱困的山莊道路上聽到。

她不能再緘默了。即使她亟欲堅持那份矜持。雖然她進過高等學府，在知識海洋中擷取比常人多出無數倍的學識，但她自問在情操方面是遠不及那些坦赤的鄉民，一如眼前這個青年。

「你記得很好！」她遲疑過後，決定採取不保留的態度，用老鄉的情誼好好地 and 對方攀談：「但是請你原諒我，我實在記不起你叫什麼名字。」

真笑死人，一個大學生，同時身份比對方高的村長千金，同個人們眼中低俗的年輕採籐工人對口，竟有吞吞吐吐，語言不順暢的感覺，私下裡，她頗為自己感到愧怍。

「康凌！」他答得很快，並且不以為忤。

「噢！多好的名字，我像在那兒看過聽過。」她極盡讚賞着，好像在讚賞一件美好的藝術品。

「秦小姐是從這名字上得到印象了嗎？」

「不！這印象是從書本中得來的。書本裡常會讀到這些美好的名字。」

「哈！秦小姐的心意我明白，你是在認為我這名字與身份不對稱？是嗎？」

年輕人和善的臉，並不帶失望與愧作的表情。倒是明亮的眼神，隱約在射出了憂郁、自咎之光。

她暗暗好笑，好笑對方竟煞有介事，對自己名字認真檢討起來。當下她說：

「康先生，你誤解了，我不過一時興起，掉掉書袋子罷了！你的名字怎麼會和你的身份不對稱呢？」

年輕人在對方吃吃笑聲中，聽過解釋後，反受迷惑籠圍了。爽朗的談吐，刁鑽的靈思，學院女生特殊的氣質，使到他惶惑與感到有些不對勁。

「……」一時間，他無言以對。

「你氣惱了，康先生！」她也用疑惑的眼光朝他望過去。

「不不不！」他即刻擺脫迷惘，恢復輕鬆的口吻說：「我是在——努力找材料，也想來掉掉書袋呀！」

說完，兩人都大笑起來。

女郎這時，垂頭俯視手上沉重的草籃，突然醒覺地說：「我們談了許多話，連路也忘了趕了。我想，我得先行一步，免得天黑了！」

年輕人冥想一會，說：

「你要回家，我們正好同路。」他關切地注視着女郎手上那個沉重的籃袋，說：「請把這個放到我車上，這樣走路會輕鬆點！」

「謝謝你！」她也毫不客氣地將那個繁重的累贅交給對方。

對方推動三輪車，向前挪動。

她望着他車上那束長而笨重的青籐，感到興趣地問：

「你是甚麼時候做起這行工作的？」

「久了，大概有八年了。」

他邊說邊推，東西雖然重，但他推得一點都不感到吃力。

「入息怎樣？」她進一步試探，似乎很想獲知有關這行的知識。

「不是很好，不過工作做上了，想丟開也不容易。我是繼承父業，幹上這行的。」

「採山簾的工作辛苦嗎？」

「靠勞力生活的工作那件不辛苦？做這行要進山林，多了一層危險倒是真的。」

「會遇到毒蛇猛獸嗎？」她瞠目結舌。眼光不自覺向四周環境掃射了一下。

「猛獸還沒遇上，不過毒蛇就家常便飯了。」他毫不在意地說：「在山林裡找生活，什麼事都是可能發生的。」

「改行吧！我聽了真是心驚膽跳，毛孔都豎起來了。」

她瀏覽四周，無意間把眼光投到樹林較幽暗處，設想着眼前這個年輕人，正孤身闖進一座陰暗、恐怖的森林中，揮着刀斧工作着，而周遭是隱伏着了多少凶險，如陰鷲駭人的毒蛇，垂涎欲滴的豺狼虎豹……她不敢再往下想，母性慈愛、關切之情，發自女性的原始深處，她自然而未加保留地讓它在語言中流瀉。

「這就是生活，秦小姐！人是要面對現實的。一個男子漢，畏畏縮縮怕這怕那。像甚麼？」

「說的是——」

她暗暗欽佩，心裡覺得這青年漢子，並不流於凡俗。

突然那輛三輪車的右前輪陷進路中的一個窟窿去，致車身傾斜，幾乎翻倒。當她急着要過來協助時，年輕人行動敏捷，很快就把車輪托起，繼續向前推動了。

「這是小事，在山路上行走，困難要比這裡多上千百倍呢！」他施施然地說。

「你怎不騎上去？這樣推太吃力了。」她猛悟地說。

「騎上去當然比這樣舒服，不過，你會很快就見不到我的影子的。」他詼諧地，並裝過鬼臉。

「那你就把草袋還我，你先走吧！我不願耽誤你的時間，你也得趕回去休息了。」

「是趕回去工作，休息還不是這個時候呢。」

她逐乘機說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你們也需要時間料理一切。把東西交給我，讓我們在此別過，改天再談，反正同村，機會多得很。」

「這是甚麼話？」他邊說邊笑，仍不肯騎上車子，「把新交丟在後邊，自己先走，我不是那種人。」

「那我坐上去，你載得動嗎？」她突發奇思，趁機開了一個玩笑。

「我就是這麼想的。」他說後竟認真起來，並示意她坐上前端空出的部份：「上來吧！這是很簡單的事。」

她起先執拗不肯，後經不起對方的誠意敦促，便勉強為其難地攀上去。

「坐好了嗎？」他跨上去之前，打趣地說：「要不然摔了下去，妳就要怨我一輩子了。」

「我將感激你一輩子。」

她拂着頭上一絡散髮，笑着說。

在抵達A鎮中心區前的一座木橋上，年輕的採藤工人急速煞車起來。

「停了？」她戲謔着說，也看看他：「你是送佛不送到西的？」

「避嫌！」他現出無奈的表情，苦笑說：「小地方，人言比刀子利。」

「哈！你自打嘴巴了！這明明就是畏畏縮縮怕這怕那，你的男子漢本色那裡去了？」

短時間的認識，她覺得這年輕人毫邁不群，談吐爽快，一點都不魯俗，她沒遇過和她談話那麼投機的異性，尤其是這段建立不過半小時的友情。

和他談話是一件快事，她想。不用避忌，什麼投到他身上，都會化石為璣珠，獲得良好反應。

「說自打嘴巴也行，總之——」他不把話說完，先行下車，表示不再服務了。另一手早把挂在車把上的笨重草籃取下，邊遞邊說：「我是爲妳着想……」

「好一個爲妳着想，我弄不懂。」

村裡民風未開，封建餘孽尚存，孤男寡女在一道會引起怎樣的閑話，身爲大學生的她怎會不懂。提出這個問題，在她的目的是要知道這種茶毒，在本村的程度有多深，也想獲知本地人對此事的看法。

「你不會不懂，」他依然苦笑：「有學問的人和我們這種採藤的——你說別人會有什麼好話？對妳的面子是有害而無益的。」

「我不認爲是這樣：與何人結交，是我個人的權利。」她大不以爲然，截然地表白。

「秦小姐，這環境會迫妳放棄這種權利。」他說：「住久了，妳就會知道的。」